

概念與規劃 – 瑪麗玫瑰號博物館：為21世紀觀眾的願景、 建築及詮釋

Concepts and planning – The Mary Rose Museum: A vision, a building and an interpretation for a 21st century audience

講員：Christopher Dobbs

1. 基本概念

瑪麗玫瑰號 (Mary Rose) 是一艘於 1510 年在英國為國王亨利八世建造的都鐸王朝戰艦。它在一些戰爭中戰績輝煌，直到 1545 年與法國的海戰中沉沒。1971 年，它被重新發現和然後挖掘，最後在 1982 年被從海底抬出。關於挖掘、打撈、保存和出版計畫的進一步細節，概述在為這次研討會準備的前一篇文章中。

2. 博物館展示

當 *瑪麗玫瑰號* 在 1982 年第一次打撈上岸時，初始是躺在一側展示在一棟臨時建築，看上去仍然像一艘沉船。1985 年，它被轉成直立狀態，整艘船以剖截面方式展示。舷側許多部分已經腐爛，並已經被海洋生物如船蛆吃掉。該船的保存是在這棟臨時建築進行，而很多最特別的物件是展示在 400 多米外的一個單獨展館。雖然該船已被噴上蠟，圍繞它建立永久性博物館或結合物件的展示與船舶的展示，都是不切實際。但 *瑪麗玫瑰號* 信託基金會的願景始終是一起展示物件和船，最後在 2007 年，當 *瑪麗玫瑰號* 信託基金會對 *瑪麗玫瑰號* 的最後保存階段和建造一座新館的費用成功獲得英國文物遺產彩票基金的補助時，一座新的博物館終於成為可能。之後，六年多時間花在規劃細部內容、外部結構、內部結構、博物館設計與詮釋，以及完成保存噴塗方案。這些工作在 2013 年 7 月結束，全新的博物館開幕，以 21 世紀觀眾感興趣和相關的新方式展示及詮釋船舶和收藏。

3. 願景

該專案項目陳述的願景為：

「創建一座撼動人心和可持續的博物館，在其中，*瑪麗玫瑰號* 及其文物將講述它們的獨特故事。」

嵌入在這一願景的是一些概念。在這裡，撼動人心並不僅意味著將有一個偉大的「哇因素」，而且這些展示將吸引不同的感官 – 聽覺、嗅覺、觸覺和其他 – 不只是視覺感。它應該是可持續的 – 在財務上有未來，並應盡可能以可持續材料

建造。它應該結合物件的展示與該船的展示，並應講述故事 – 不只是提供資訊給訪客。

4. 建築

建築師的選擇是透過公開競爭，給予任命小組特別深刻印象的獲獎團隊是威爾金森·艾爾（外部建築師）和帕金斯+威爾（克里斯·布蘭登，內部建築師），因為他們陳述，他們的設計理念是從內部工作到外部。對於建築，他們最希望的是運作為*瑪麗玫瑰號*的一個展示櫥窗，然後是外觀要正確，而不是周圍的其他方式。事實證明，它們產出了一棟令人驚嘆的建築，他們把它比作一個在其中展示寶石的珠寶盒 – 或一個在其中展示一顆明珠的牡蠣。有許多制約因素存在：該建築必須跨越一座自身也是一個受保護古蹟的歷史性碼頭；該建築不應該過分主宰當地區域 – 尼爾森的旗艦皇家海軍勝利號就在隔壁；及該建築必須具備熱效率，以確保環境受到嚴密控制，這對以不太昂貴的方式長期維護船舶十分必要。（參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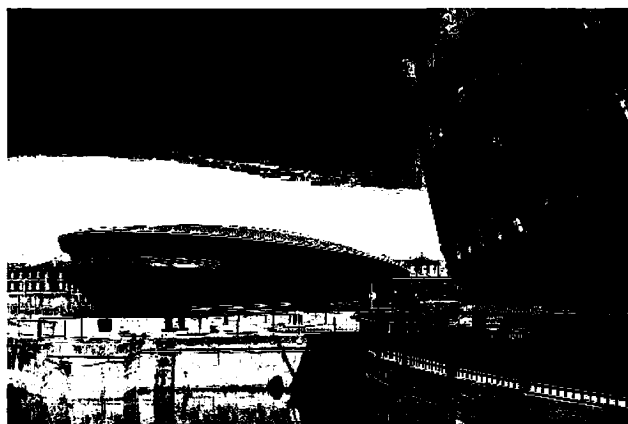


圖 1：瑪麗玫瑰號博物館 – 在樸茨茅斯，位於納爾遜皇家海軍勝利號旁。
攝影：威爾金森·艾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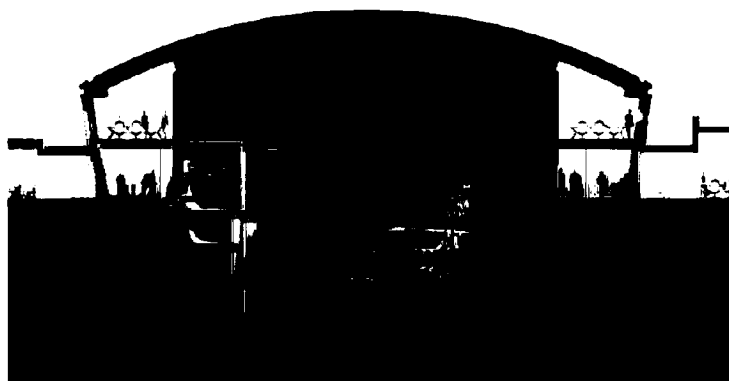


圖 2：瑪麗玫瑰博物館概念。繪圖：威爾金森·艾爾

5. 詮釋

雖然有一些偏執，我仍然認為博物館規劃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詮釋 – 確保訪客不只是學到一些東西，而是在他們參觀我們的博物館的同時，實際上體驗一些事情或與過去連結。我們熱衷於讓盡可能廣泛的觀眾盡可能接觸這方面的體驗。做到這一點的關鍵是在一些不同的媒介提供資訊，在多個不同的智力水平給予訪問，並在與 21 世紀觀眾相關的方式。

這座新博物館的成就包括創建一個壯觀的並列展示 – 透過在博物館的一側展示船內發現的數以千計物件的同時，在它們的對面展示原船（圖 2 與 3）。要做到這一點，唯一可能的是，船是以考古學方式發掘和仔細記錄每一個發現的位置。第二個原則是，講述關於個別的人的故事：許多個人物品是在箱子裡面或在一個嚴密界定的區域發現，所以我們可以假設它們屬於一個人。在這個方式，歷史被帶到生活 – 因為雖然我們可能不知道他們的名字，我們可以確定來自幾近 500 年前的這些人。我們可以同情鞋子已磨損的人；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吃和喝時用的盤子和碗；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從來沒有吃的食物的殘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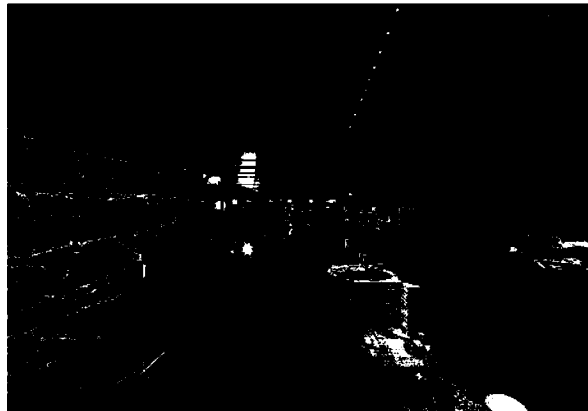


圖 3：船體展示在下層甲板發現的物件的對面。攝影：哈夫頓 + 克勞



圖 4：一個小時的每十五分鐘，船員的圖像被投射到船體上幾分鐘。
攝影：哈夫頓 + 克勞

我們講訴關於人與對人的故事，我們的博物館於 2013 年重新開放後，頭兩年的訪客就超過一百萬人次。這非常令人鼓舞，因為它既不是一個免費博物館，也不是位於一個省會城市的人口稠密區。此外，根據計算，我們的訪客對當地經濟每年約貢獻 20-25 百萬英鎊，表明衍生自這個水下文化遺產例子的經濟利益以及文化價值。

但是，吸引大批訪客不是評價成功的唯一終極途徑。當今還有許多其他方式可以判斷你做得很好，我們很高興的是，甚至傳統上非常批判性的社會媒體如旅行顧問 (Trip Advisor) 都給予我們很好的回饋。登錄在它們上面的獨立評論包括鼓舞人心的文字，例如：

- 「有這麼多的思想、愛和關注投入到這個景點！」
- 「這是在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館之一。」
- 「船舶及其內容絕對令人嘆為觀止且發人深省的展覽...」
- 「優異。一個『必須做』的景點。」

開放兩年後，該博物館有一個七個月的計畫關閉，以讓博物館進行最後階段的建設及讓 *瑪麗玫瑰號* 得以向公眾充分揭示。在前兩年開放期間，由於圍繞船周圍循環的乾燥空氣使用的大乾燥管，及因為只能通過小窗口看進保存實驗室，船體的觀賞受到限制。現在，可以從圍繞船的所有九個展示廳看到這艘船，地板到天花板的玻璃給予訪客走下船的所有甲板的最接近的體驗，— 在一個方向觀看船舶，和在另一個方向看到數百個船上包含的物件（展示在它們在船上發現的地方的正對面）。這強調了 *瑪麗玫瑰號* 收藏的偉大價值之一 — 我們可以顯示情境 — 我們不僅有船舶本身，也有包含在裡面的成千上萬物件。

2016 年 7 月採用了一種進一步的技術，投射關於士兵和水手在戰時和平時期兩方面的生活的圖像進入船內（圖 4），並使用許多在博物館展示的物件的實例。這提供了我們努力實現的願景的最後一部分：整合船體、物件和人的呈現，讓訪客真正體會該船的驚人考古發現的情境。這是在海底保存近 500 年的社會的一個橫剖面，現在所有時間展示在樸茨茅斯，以對所有國家的人民把歷史帶到生活。

6. 合作與交流

與所有國家的人分享我們的知識以及有關該船及其內容的目標，是我們的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當 *瑪麗玫瑰號* 信託基金會於 1979 年成立時，它的進一步目標包括「促進和發展興趣、研究和知識...與水下文化遺產有關的所有事項」。我們已經通過在國際上與同行合作實現這一點，這種合作讓我們自己獲益匪淺，以及我

們希望也有益於其他人。例如，我們與策劃並展示 1628 年沉沒的瑞典瓦薩戰艦的瑞典斯德哥爾摩瓦薩博物館有一個長期的合作關係。這導致我們在 1995 年有一個正式的「結對」，並在 2015 年以一個同行學習計畫進入合作的新階段，鼓勵各部門工作人員進行交流訪問，從而發現可以從一個博物館轉移到其他博物館的最佳實踐的想法和範例。在保存領域的合作尤為強勁，雖然我們已經從他們學到以聚乙二醇 (PEG) 保存瓦薩號的經驗，我們也有貢獻於船中存在鐵緊固件時有關硫化物與 PEG 反應的問題的聯合研究。我們的相關機構 – 瑪麗玫瑰號考古服務有限公司可以獨立承攬合約，並在澗木的保存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英國海事收藏策略已指定 *瑪麗玫瑰號* 為「海洋考古領導博物館」。做為這項工作的一部分，我們一直非常積極於提供建議給在許多其他國家的博物館和專案項目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本身。在 *瑪麗玫瑰號* 信託基金會的專業同事集中心力於分享我們的如澗木的保存或軍械或人類遺骸研究等事項上的經驗的同時，我個人已經以簡報對國際會議和研討會提供貢獻的例子包括以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研究在埃及亞歷山大建立一座水下博物館的國際研討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重慶舉辦的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呈現和增值國際會議；2015 年 2 月在柬埔寨舉辦的第一屆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旅遊文化建立新夥伴關係聯合大會；考慮芬蘭沉船 *Vrouw Maria 號* 的管理的研討會；考慮在秘魯的 *科瓦東加號* 的一個類似研討會及在印度、加拿大、美國、克羅地亞和波蘭的沉船殘骸的其他會議。我們定期做出貢獻的國際會議包括 IKUWA、ISBSA、ICOM、SHA 和 ICMC（包括 2015 年 11 月在香港和澳門舉辦的會議）。與國際同行進一步的合作發生在代表英國參加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供建議的 ICUC（水下文化遺產國際委員會）的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委員會。

7. 基本概念

這些年來，通過 *瑪麗玫瑰號* 專案項目的工作，除了顯而易見的從海底抬出一艘船並將其放置在博物館，我們希望我們已經達成一些目標。我們已經顯示，水下挖掘可以做到與陸上挖掘的同樣標準。我們已經在公眾、潛水員、政治家，博物館專業人士和學者中提升有關水下文化遺產的意識。我們正在顯示，博物館並不需要是灰塵多的學習地方，而可以是令人興奮的聚集新經驗，並與過去的人感同身受的地方。我們正在顯示，要激發他們的觀眾，博物館應該有信心於重視展示真實的東西，而不僅是依靠科技和虛擬實境技術。總而言之，我們希望我們能夠讓現代人接觸那些埋藏在海底好幾代無法訪問的我們的文化遺產的迷人地方。通過生活在 500 年前的人的遺物，我們正在揭示故事。